

文選正文

山子點

十一

特 279

301

一〇号

三册内第十二

特279-301



1200501132301



始



Case
Det

冊 279
301

類總集
屬漢總
冊十三
西十六
九六
二二
七

文選正文卷之十

明治九年九月八日發行

史論類

公孫弘傳贊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克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田單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滑稽則東方朔枚阜應麟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
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奔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
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克。國魏相。
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
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
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寶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
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相皇粟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
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
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
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

于寶

史臣曰。昔高祖官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
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
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
賢。愚咸懷。小人畢力。爾乃取郤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
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

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慮於是百姓與能人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鈞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鐘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止位居體重言慎法任以厚卜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事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白州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一時江湘來

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一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昔同又中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賁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謠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史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就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上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下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一紀之上佞姦智以投之如夜蠹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

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上彌撫之於青冀。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荷日之政多也。人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入下如驅羣羊，舉一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如土。虜辱於戊卒，豈不哀哉。夫天下人器

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木于防，燎火于原，未嘗覺靜也。器人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杜其人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後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遊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

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土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源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卽有邠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糗糧于曩陟則在噉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車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以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十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顯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莊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頰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止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

衆猶著人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讎民十五王而文始乎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綿纏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益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臺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一之老風俗淫僻

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止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日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又王日晏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強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愚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寸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如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小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膏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賞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熒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厲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

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監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魯，及周室東

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八人晉獻升，戊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遺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如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甄離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及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事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清蠹。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制重器。唯秦平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平皇統屢絕。權歸女上。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縶絳紉於圜圜之下。湮滅連踵。

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所歎。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土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闕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

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在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縹緲。信越終見菹醢。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遺。存矯枉之志。雖冠劍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唯政課職責。符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長恩。曾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非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

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大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策。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

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闔尹審門。闔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石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信。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闔人不復雜。

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闔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人慾。遂享分上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建平。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收以金瑤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惟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水巷之職。闔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動。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

書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吉曲求。則先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其分虎南面。臣民者。益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物珍藏。媼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克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士木被。緹繡皆剝削。明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毒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參敗斯亦運之極乎。雖哀紹襲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剋稱則天。而不屈。頡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吹竄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

蒙耻之實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碌碌。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貴
埃之中。自致冥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
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
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
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
也。况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貴相望於
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
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
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
焉。益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怒哀情。夫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
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
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
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
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
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
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

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上爲形似之言。班長於情
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
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風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
王。辭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
乎七篇。馳騁文辭。義輝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
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
聞焉。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人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
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
垂範。後昆若夫敷和論心。商榷前藻。上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
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
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
朔風之句。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
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
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
不然。請待來哲。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

鈞甲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傳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敷幽仄，唯才是與。逮于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豎之干，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耳，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益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堵闔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秦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滄滄，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彘，來悉方輜，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

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惛憚宗戚欲使幼主
孤立。水竊國權。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
忘宋德。雖非一塗。實祚風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
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史述贊類

述高紀第一

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
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
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呼換。黜
我巴漢。西土宅心。戰上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
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祀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

罰赫赫明明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帝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圖罔恣趙。朝政在
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
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縮自同閉。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
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曄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騰越。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
思反德。世祖誕命。靈眈自甄。沈機先物。深畧緯文。尋邑自萬

魏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華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木泔。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逸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謀。赴赴雄斷。於赫有命。系我隆漢。

論類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士彥。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

文王莊襄七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止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
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
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鑠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
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難
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
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
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
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
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鉅於鈞戟長
鐃也譎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絮大北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
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息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魯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

者有恃於口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口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主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子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策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飛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

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相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談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

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

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
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
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
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
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
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
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褒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
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徵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

有道貧且賤焉。則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
遭聖上平世。而又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
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蠱
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
僕雖羸弱。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
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
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
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爲親者
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媧倭傀。善譽者不能
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逢而相知者。千
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

公輸不能以斷。但懸曼繪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速。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擘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旣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妙聞曩。從未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宜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汎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

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又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宜。故美玉蘊於砥礪。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實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

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虎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

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窾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許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鱣鱠竝逃九鼓不以爲虛是以許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哀夷齊耻周而速餓文武不以申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主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激舒先

生之憤願。一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持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下。皆有師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鬲。寧。九合諸侯。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

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剗踐有種。蠡泄庸剋。滅彌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泰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白蠶不足。長求術。其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誅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

寧也。若乃人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綴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匪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愉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逢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犢懷殘，秉賊其所臨，泣莫不肌栗，懼伏吹毛，求疵而施螫毒，百姓怵恐，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

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明天，鳳皇來儀，翼翼鸞鳥，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感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和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祥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旬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

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爭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机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臬駟。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權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德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黜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于是。一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乃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逢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

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權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乎。是故鷲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噉。不奮六翮之用。秦桀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王之情。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彘求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味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生。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洞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覲覲。距逐鹿之誓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一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闞。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竝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

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
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橋賦雖張。蔡
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
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
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朝戲。及其所善。楊班侍也。常人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聞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
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
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
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
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
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
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
多不強力。貧賤則備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管目前之
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
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

曹冏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
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
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愛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

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備，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冒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叔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楫，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

細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于手。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大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出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

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會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沸姦凶。竝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燕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翁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

民宗室寘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
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
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
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當無一
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
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
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
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優
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陰根條
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
小可以譬大且疇基不可舍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

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
葉若遭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
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
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
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
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韋曜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
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
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

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秤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

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出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興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照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

之杯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賀博奕矣。假令世上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鑿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

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噉然思食。而曾了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劬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

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眠。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日。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麪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

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衣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白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相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

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
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呖滄而
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
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
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
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踈競之
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
悠者既以水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
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
忽而不管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放棄而弗顧非貪
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
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
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
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美門
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
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
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
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
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各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與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姒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日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歷十世三十一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問問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

於相繼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尼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貊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主歎息於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迹。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

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條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類。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絮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嘖嘖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觸鐘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躐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

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閔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游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推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瓊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倚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

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
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
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
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
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
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
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辨亡論上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
遂中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
荆南摧略紛紜忠勇併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
馘遂掃清宗祊蒸醜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騰起之帥跨
邑哮囑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我介同盟戮力然
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稜寇志規武節未
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旣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羽冠秀發
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
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
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君
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
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鉅十紀旋皇輿於夷

庚反帝座，平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大步而歸，售物戎車，
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頌，用集我人，皇帝以奇蹤，
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
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放於丘
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鸞異
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喻陞公，魯肅呂蒙之
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
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
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
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
咨沈疇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

武殺身以衛主，略統劉基，疆諫以補過，謀無遺，審舉不失策，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
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旄萬計，龍躍
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
許之志。宇山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
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
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收，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
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
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出是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血財
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大號，鼎
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包百越之地，南括

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鋌。望虜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摧於內府。珍瑰重迹。而全奇。玩應響。而赴輜軒。聘於南荒。衝輞息於朔野。齊民免于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旣沒。幼主泣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譔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卜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凡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未葉羣公旣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清阜之勢。非有一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木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所選。向時之帥。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相土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

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上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非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上之算。故魯肅一向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歎。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枝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

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慊如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靡脩。雖釀化懿。網未齒乎。一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既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

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闢之亂。憑寶城以延。溫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溫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城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威乎曩日之

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卞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人。又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出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險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攻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收人和。寬中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

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愆。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綴世之長御。

識人。人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己得與之同慶。養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愛深。故諸侯養食上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祿。夫大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上。上之于受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義足以御暴。故疆毅之國。不能損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上之志。然後國安。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和。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又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闕。故世及之制。弊於亂。禦厚下之典。漏於未折。侵窮之釁。避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姬。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闕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窮之辱。愈於終祀。上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稱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存而必存者。豈非罷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毒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將下。國慶獨養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越亂不必。道顛沛之釁。實由孤。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聞上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上。十有餘世。然片言勸王。諸侯必應。一朝振於遠國。先叛。故溫晉收其請。隨之圖。恭楚頓其觀。典之志。豈劉項之能。關關。廢之。敢號澤。或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其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條侯王。境上踰溢。不遵舊典。故買生憂其危。昆錫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日犯其網。七子衝其漏。綱。皇祖夷於賊。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

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

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
忌萬邦。新都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病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疆臣
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
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
據其天邑。鉅鞏震於闕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
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豈若一漢階闕。豐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
哉。逮惟王恭。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
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異時之臣士
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

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
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計。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助弑之禍。民望未改。
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令昏主暴君有
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避或失
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大德之休明。黜陟用長。率
連屬成迹。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或後先
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自度自恃。庸官之吏。以貨進才。則
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自以之廢矣。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
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大

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舉遲是故使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
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
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上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喪其病故前入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
苟且之心事卜知膠固之義使其前賢治則功有厚薄兩
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
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辨命論 并序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轄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
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上之窮通無非命也故
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轄入才英偉珪璋特秀實

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承年終四十
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
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
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闕其惑至於鵬冠鸞膺必以
懸天有期則貴高門則日唯人所召譏譏譏譏異端斯起蕭
逮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
曰大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
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皮劉之志
際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
確乎純乎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

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
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殺之於寸。陰長則不
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助之世。浩
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憲其尾。宜尼絕其擢。顏回
敗其叢。蘭內耕歌。其某。肖夷。以斃。淑媛之言。不與。因。絨。倉之
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
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
山。鴻漸。鐵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溺於風穴。此豈才不
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欒。射。進。並。時。秀。士。也。欒
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進。則。志。烈。秋。霜。
心。貞。琨。玉。必。亭。亭。高。嶽。不。維。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
天地。而。官。有。微。於。待。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養。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
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
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兒。隸。
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
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
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
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
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
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
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龜。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

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鸞猛致雷見張相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皆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
請陳其梗槩夫靡顏厲理哆嚙頤頰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
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一五而未識於十其蔽
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
刑履紉顯其膺錄星虹樞電駉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鸞與王
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龜虎奮尺劍入紫
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
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郡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雖河鯁其
坑趙上淵聲若雷震火炎崑崙礫石與瓊瑛俱焚嚴

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
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
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閔令才非不傑也非不
明也而碎結絲之鴻輝燧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
然者士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
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訥耶豈蚩馬之流乎
及至開東閣列五門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
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
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
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閔士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
器身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檣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延堅

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九也。彼戎狄者。人而獸心。寔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論。自金行不競。大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溷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尤羽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汎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卜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難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

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山之善。不能息其結縷。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阜人輔德。故宋公言法星。從殷帝白駒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木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巖。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筵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越何異乎。父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助。率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暴。爲善。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

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木紕。觀竄豽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訓於富貴。不違違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犬草蟲鳴。則阜螽。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

感。霧涌雲蒸。嬰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墳簞。聖賢以此。錢金版而鐫盤。孟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弄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無絃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螭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賢臺臺之弘致。雲飛電蕩。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

義。承磨道德。驪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騰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寶雕刻。百工鑄鉉。萬物吐漱。興雲雨。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坐影。星奔籍。響川。鷲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

樞之上。其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蠅香。麟萃。分鴈鷺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術思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領頤。蹶頰。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其鱗翼。其其餘論。附駟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喟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芻蕘。

是以五員濯漑於宰，顛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所以揣其輕重。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縵微剽，雖共工之鬼，應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砥疇，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雷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買鬻，故桓譚譬之於闕闕，林面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占約而

今秦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勸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占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積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助，海內舉，係早，縮銀黃，夙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日，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輪駟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陬隅，謂登龍門

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
趨走。丹輝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網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罕
左之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窄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
南。寄命嶂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
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巖。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斷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鷲。
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噉噉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
誠畏之也。

文選正文卷之十一

終